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十四回 史大娘報德追賊 邱船主以寡勝眾

且說楊彪急急的趕到福興客棧裡，向史大娘說道：「咱們林相公所帶旅費全行被竊，他許你的百兩銀子，須待來朝典質行裝，才能送來，恐你懸望，特地叫我來知照。」史大娘聽說，沉吟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們林相公家住哪裡？咱看他不同商人，旅費何時被竊，請你詳細告訴咱，或者可幫你們追回失銀。」楊彪本是個莽漢，今天又多喝了幾杯酒，竟一個忘形，便直對道：「咱們相公原籍侯官，向在蘇州做官的，現因喪喪回籍，今午路過此地，適逢大雨，不得已投寓安歇；至於川資，今天早晨還在行箱裡，直到此時，打算取銀送你，方知已全數被竊。」

史大娘問道：「你們店中，可曾遇見可疑之人？」楊彪答道：「咱們初到雙溪客棧，有兩個富陽口音的男子，形跡有些蹊蹺，天晴之後，二人就匆匆走了。」大娘答道：「這兩個人的確頗有嫌疑，果真是他們所竊，今晚二更過後，我就命他們前來送還，只怕不是他們所竊，那就無從追究了。」楊彪作別回寓，把史大娘的話告知林公。周培插道：「咱瞧史大娘舉止厚重，不類狂言欺人的女子，今晚倒要看她怎樣命那兩人送還失賊？」三人談論一會，就在房間裡吃過晚飯，林公整備來朝趕早站，飯後略坐片時，就解衣睡覺。楊彪要看失銀怎樣送還，故爾和周培相約不睡，二人談談說說，不覺已是三更，依然不見動靜。

兩人連日趕路辛苦了些，如今又熬了半夜，卻覺疲倦異常，楊彪說道：「看來不是二個走江湖的所乾的事，故至今沒有消息，咱們犯不著久守，且休息一會，明天還得趕路。」說著各自和衣而臥，楊彪剛才合眼，聽周培已經鼾聲如雷，自己思想不絕，只是不能入夢。

正在此際，忽然聽得咣地一響，連忙張目瞻望，只見桌上多了一個紙包。連忙一骨碌跨下牀來，打開紙包看時，都是白花花銀子，不覺喜出望外。那林公也被響聲驚醒，便問楊彪看見什麼？楊彪忙將紙包遞過，說道：「所失銀兩，現在已經送還了，還有張字紙條兒，大人請看！」林公把銀子放過一旁，看那紙條上面寫道：「客途囊空，擅取尊款，史大娘追來，道及客人樂善好施，不合妄取善人之財，特命送還。」林公看罷，即將銀子交給楊彪，吩咐他等到天明即稱一百兩送去。大家重又休息了一會。等到天明起身，楊彪忙把銀兩送往福興棧，那史金鏢已在夜間死了。大娘收了銀子，含淚說道：「未亡人身受林爺厚恩，無以為報，惟有將小兒取名林恩，以作終身紀念，將來或能報德，也未可知。」楊彪因急欲趕路，不及多言，作別回寓。林公已在等候多時，於是一同上路。那邊史大娘立即購買衣衾棺殮，挈同兒子林恩，扶靈柩回轉故里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林公一路曉行夜宿，直到侯官故里，忙著替太夫人辦理喪務，家居讀書。光陰迅速，一轉眼間已經服闋，當即奉旨赴南湖督修堤工，那時南湖水盜翻江龍劉成、倒海龍曹霸，在水路上猖獗異常，官府都奈何他們不得。林公的老師王鼎密函委托林公，務將南湖水盜掃滅，以免擾害地方。並命副將鄭國鴻、水師協鎮葛雲龍等，就近相助協拿。林公帶著賴恩爵、張幼德、周培、楊彪、趙猛、裴雄，馳赴南湖。林公初時主張趕修堤工，以安沿湖百姓；至於水盜，能撫則撫，不能撫也須商請該省督撫，責成水師剿滅，因為自己既無兵權，又非職責所在，不便越俎代庖，所以到差時晉謁總督，即將此意當面說明。

那張制軍素知林公賢能，並且手下有能人甚多，大可借箸，力勸林公勉為其難，至於無權調動軍隊，確為實情，特委他擔任軍務職銜。林公已成騎虎難下之勢，只好謙謝而別。回轉公館，著手修堤，委恩爵、幼德等為監工委員，擇日興工，一切堤工人員，都是林公親信，對於工程方面，自然格外認真，實事求是。至於那南湖水盜劉成、曹霸等，也久聞林公忠正不阿，而且手下能人眾多，知道不是好惹的，在他修理堤工之時，哪裡還敢猖獗，都銷聲匿跡不再在水面上橫行。林公和張幼德等，正忙著堤工，又不見水盜蹤跡，一來也不願意越權硬去干涉；二來他們既避匿不出，就是要去捕拿，也自無從下手，故只得將查辦水盜一事擱過，專心在堤工上面。

如此一連數月，堤工告竣，當由本省大吏親自驗收。所有工程，皆異常堅固，而且所費極省，大吏固然贊譽林公辦事幹練，就是附近百姓，見有了如此堅固工程，足可防止水患，希望豐收，也都歌功頌德，口碑載道，端的視林公如萬家生佛一般。林公料理清楚，便回京復旨。朝廷因林公修堤有功，正欲大用，當時陝西按察使因事出缺，就命林公署理。林公當即請訓啟程，往陝西接任視事去了。林公由京挈眷赴任，一路自有賴恩爵等一班人護衛，平安到任。

那陝西本係關中之地，民風強悍，仇殺及奸殺時常有的，更經蠹役滑吏惡訟從中教唆挑撥，構成許多冤獄。林公接任之後，循例到各廟行香，下午乘轎回衙。忽有一少女跪在當衙，高呼青天大人伸冤。差役們照例呼喝退避。林公舉目一看，那女子只有十二三歲，跪在轎前，淚承於睫，苟無奇冤，安敢來此告狀？就喝住差役，向那女子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又何冤枉？可曾具備狀詞，快快說來。」那女子叩頭說道：「民女姓高名叫貞貞，只因母親受冤將死，待來求大人伸冤，現有狀子在此。」說著便將狀詞遞上。林公收狀，吩咐差役道：「好好將女子帶回號房中候審。林公回衙出轎，逕到簽押房中坐下，披閱狀詞，方知是高尤氏謀殺親夫親子一案，早已申解到司，情節離奇。原來貞貞的父兄同時被人殺死在門外，由貞貞的母親高尤氏赴咸陽縣報案，請驗緝凶，日久一無所獲。事為西安知府毛東明所聞，勒限咸陽知縣呂駿破案。呂駿只好一木吃一木，勒限捕快緝凶，三日一限，五日一比，遷延一月，捕快受不得打，大半告病退卯。呂駿格外焦急，便向刑幕屈仲昭求計。仲昭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東翁若肯耗費五百金，凶首就可到案。」

呂駿答道：「果真獲到凶首，何惜五百金。」仲昭就向他低低說了幾句，呂駿大喜！便喚捕快都頭何德進見，面授密計，說明本官為保全功名起見，願出五百金私賞，你能依計行事，事成之後，非但得到重賞，將來本官高升，定然看顧與你，現在先領半數，以便一切應用。何德欣然允諾，領得二百五十兩銀子還家，預備做他的事去。那暗無天日的殺夫冤獄，就此構成了。

何德身為公門中人，手下都有幾個雞鳴狗盜的伴黨，今番卻正用著他們，就去尋偷兒王三密商，許他二百金，要他到堂供認與高尤氏通姦，官若問起謀殺案，你堅稱不知，推在尤氏一人身上。王三說道：「咱若到堂去做假姦夫，高尤氏豈肯承認，又沒半些兒憑據。若是老爺用起刑訊，皮肉受苦，倒也罷了，弄得不好，連性命都恐怕難保呢！頭兒還是另找他人，這筆錢我可賺不了。」何德笑了一笑道：「老實對你說，本官要保全功名，才叫咱買囑你冒認姦夫，了卻這一件案子，豈有到堂之後，反將自己人難為之理？此去大不了坐幾個月監牢罷了。就中有了這一層關係，你到裡邊，自然有人照顧，終不成真個叫你吃苦，將來本官一定另有好處給你，這種機會，豈不比你在外邊乾偷雞摸狗的勾當高些麼？」王三被何德一席話，說得他心中不定起來，暗想：如此好買賣，一時尋也尋不到，若不答應時，當面錯過，豈不可惜？若是答應他吧，此事幹係重大，萬一中間發生變卦，又非同兒戲，弄得不好，連腦袋都不保，那時二百銀子也成身外之物，毫無用處。他肚裡如此籌思，那臉上的顏色，竟如夏天的白雲一般，轉變個不定，忽喜忽懼，隨時隱現。那何德出身公門，兩隻眼睛多少厲害，見他如此情形，明知他的心事，便裝出嚴厲的顏色說道：「小三哥！我是因為一向承你為要好，生受你的孝敬，心中好生過不去，得此機緣，才來作成你，你怎樣反狐疑不決起來？你想，我往日哪一件事哄騙過你。今番之事，爽利地說一聲，去便去，你不去時，看我一般的有人去享受的，那時你不要眼紅。」說著怒衝衝地站起身來，要往外走。王三哪裡肯放，一把拖住道：「好頭兒！你且坐著，千萬不要著惱，小子承你一向看顧，莫說這點事，就是再大些，也得替你去乾，剛才不過想到堂以後，如何說法罷了。」何德見他答應，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肯去的了？」王三道：「去便去，只是有一句話先得說明，還望頭兒原諒！若是到堂以後，縣官竟用起刑來，小人煎熬不起時，休怪直言！」何德道：「哪有這等事，你放心便了。」就將所許銀子給他，約定明天解案。等到第二日，高尤氏卻巧到縣前探問消息，何德謊稱已經捉到，叫她在班房裡候審。尤氏信以為真，何德就去把王三解案。知縣呂駿升堂，先問王三，供認與尤氏通姦，只將殺人一事賴個乾淨，完全推在尤氏身上。

即提尤氏到堂對質，尤氏極口呼冤，呂駿便用大刑逼供，可憐尤氏是個孱弱婦人，哪裡經得起六七堂的大刑，只好誣服，申解臬司。尤氏族中盡知冤枉，才替貞貞繕具狀詞，叫她到林公案下呼冤。

當下林公閱過狀詞，即提貞貞詢問。貞貞供道：「那夜我與媽媽同睡，爸爸睡在邊鋪上，半夜聽得犬聲亂叫，我從夢中驚醒，聽得爸爸起身出視，隔了許久，不見回來；媽媽又叫哥哥去看，亦然一去不來；媽媽只好親自起身出視，只見大門敞開，人影全無。急喚瘦子起來，點起火來，到門外照看，方知父兄都已被人殺死，橫屍在門外，當下就鬧將起來，第二天早上，便到縣報案，請驗緝凶。不想事隔一月有餘，杳無消息。

那日變生意外，縣中忽然捉到一個素不相識的王三，自認與媽媽通姦；那個糊塗縣官不問是非，就把媽媽捉去，屢次用大刑逼供，媽媽受刑不起，就只得招認了！如小女子媽媽冤死之後，理難再生，故敢冒死告到大人案下，總求大人伸雪，救得母親性命，小女子雖死無怨了。」說著嗚嗚哭將起來。林公說道：「本司審案，素重事實，你媽媽如有冤枉，自當昭雪，你也不必啼哭！你此次來省，有無親戚同來？」貞貞答稱有三姨母伴來。林公吩咐差役好好帶去，交還她姨母，叫她們留省候審。

貞貞叩謝而退。

林公一面派差到咸陽縣將王三、高尤氏提解到案，林公開堂詢問。王三仍舊一口咬定與高尤氏通姦，繪聲繪色，情景逼真。詢到謀殺事件，卻又抵死不承。林公拍案大怒道：「高尤氏究係女流，豈能連殺二人，明明是你做下的事，本司案前，還敢狡賴？」立命左右看大刑。那王三連上了兩種大刑，委實煎熬不得，便高呼願招。當時鬆了刑具，他便說道：「小人非但不謀殺，連帶通姦還是冒認的呢！」便將何德賄買他冒認姦夫情形，直說一遍。林公命提高尤氏到堂對質，尤氏當時實係受刑不起，含冤誣服。高尤氏當堂開釋。林公一面將何德逮案，一面即派張幼德去密訪此案凶首。

幼德身藏密查文書，一路明查暗訪，毫無端倪。那一日行抵潼關，投客店歇夜，恰巧統房中已有兩個旅客，正在那裡談論高尤氏的謀殺案。幼德暗想機會來了，便和他兩個搭訕，問了姓名籍貫，一人答稱：「家住咸陽叫做何二。」幼德見他生就一雙下視眼，衣衫破舊，不象善類；那一個自稱許福，本地人氏，相貌也甚不好。幼德便道：「剛才二位講那高家的謀殺案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？」何二得意洋洋地答道：「這個真叫做冤枉孽障，高尤氏年紀已經四十向外，素來很守婦道，這次丈夫兒子被人殺死，她一心要替死者申冤，鬧得遠近皆知，臨了兒飛蛾撲火自燒身，原告反變為凶首，而且還坐了謀殺親夫的罪名。」

幼德假意接口道：「咸陽縣官，也太覺糊塗了！」何二笑道：「他們做官的人，只顧保全自己的功名；別人的性命，何嘗在他們心上？今番喪盡天良，誣指高尤氏謀殺親夫，真正凶首，反得逍遙法外，真是暗無天日。聞得新任臬台，號稱林青天，對於這件案子，不知如何辦理？」幼德見他談得入港，便用說話去引逗他們，不想竟得因此破案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